

# 摇滚与写作

——史铁生作品精读

上海著名中学师生推荐书系  
影响我高中时代的一本好书

史铁生/原著 黄荣华/编注

- 心魂之旅与生命之悟
- 明月直入，无心可猜
- 特级教师倾力推荐
- 名校师生阅读互动
- 提高语文素养与考试成绩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著名中学师生推荐书系——影响我高中时代的一本好书

# 摇滚与写作

——史铁生作品精读

史铁生/原著 黄荣华/编注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摇滚与写作：史铁生作品精读/史铁生著；黄荣华编注.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4. 9

（上海著名中学师生推荐书系·影响我高中时代的一本好书）

ISBN 978 - 7 - 5473 - 0702 - 1

I. ①摇… II. ①史… ②黄…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62359 号

## 摇滚与写作——史铁生作品精读

---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361 千

印 张：13.5 插页：2

印 数：1—5 100 册

版 次：201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73 - 0702 - 1

定 价：32.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52069798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light, textured patter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otifs, including what appears to be a dragon or mythical creature on the left and a large, stylized character on the right. The overall aesthetic is classical and elegant.

主编/黄荣华

# 大 散 文

“上海著名中学师生推荐书系——影响我高中时代的一本好书”

编注委员会名单

主 编 黄荣华

编 委	复旦大学附中	李 邴	王希明
		司保峰	黄荣华
	华东师大二附中	江 汇	孙 或
	华东师大一附中	褚亿钦	
	上海育才中学	马玉文	
	上海杨浦高级中学	李 琳	
	上海进才中学	刘茂盾	王云帆
	上海建平中学	宁冠群	谢海颖
	上海敬业中学	兰保民	王飞红
	上海交大附中	顾 岗	沈文婕
	上海市控江中学	程 刚	

## ■ 编注者说

为更好地满足全国中学生朋友的阅读需要，我们约请了北京、陕西、河南、山东、浙江、江西、广东、上海等 10 多个省市的著名中学师生，推荐他们认为最有阅读价值的读本，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崭新的书系——“著名中学师生推荐书系”。这套崭新的书系体现了编注者的三大构想：

让中学生朋友们共享同龄人的精神资源。每位中学语文尖子都有自己的个性化阅读，这种个性化阅读在多数情况下应当是有普遍价值的，因为毕竟大家的年龄相当，阅历相似，文化背景相同。他们之所以成为语文尖子当然有诸多原因，但他们的个性化阅读一定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把那些语文尖子的个性化阅读且具有普遍意义的著作，让语文尖子们自己向同龄人推荐，说出自己阅读的意义或方法，应当对绝大多数中学生朋友是有益的。

增加同学们的情感和思想积累。这就先要说到应试了——无论是现代文阅读，还是古诗词鉴赏，或是文言理解，作文就更不用说，没有真情分辨与把握，没有思想综合与揭示，他只能拿到最基础的分。因此，要想在语文考试中拿到高分，就必须注重情感与思想的积累……其实，一位真正的读书者，是永远把情感与思想历练放在第一位的。这样的读书者不仅可使自己成为有情味的人，有思辨力的人，而且永不会被迷惑，应付各种各样的考试就更不在话下。

倡导一种语文观念——语文学习的重要目的是协调学习者与社会的关系。就中学生而言，如何与同学朋友交往，与家长交心，与老师



交流,与陌生人相待,是一门重要的课业,但今天的教育基本忽略了这一课业。我们在这套丛书的编辑、评点中,也期待在这方面有所为。应试能力也是一种与社会的协调能力。如果我们能把眼光放远点,我们就能看到,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无数次的大大小小的应试。一个没有应试能力的人是不能容于社会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把应试妖魔化了。这不能怪应试本身,而应责怪社会对应试的理解过于褊狭,对中学生应试的操作过于单一。我们只是期待,阅读这套书系的同学能获益,哪怕从最基本的应试上获益。

上述三个目的也是我们编注这套崭新的“著名中学师生推荐书系”的理由,但这套书系的编注还有一个重要理由,那就是关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人的建设。

大家都知道,中国社会进入现代的标志事件是五四运动。随着“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到来,中国人逐步由近代走向现代。在走向现代的进程中,现代文学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现代散文的创作、流布与阅读则成为人们走向现代的最轻便的精神武器。

非常遗憾的是,当下中学生阅读离现代经典作家的经典之作越来越远。

这是不是意味着现代中学生不需要这样的阅读?显然不是!事实上是,21世纪的中国依旧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问题。从整体上看,现代人的民主意识与科学意识依旧相当淡薄,不少人的头脑中甚至还有相当浓厚的传统痼疾。这也构成了中国人最现实的生存环境。因此,中学生阅读那些体现强烈时代精神、引领民族走向现代世界的现当代经典散文就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正是从这一宏大的主题出发,我们期待着这套“著名中学师生推荐书系”在参与现代中国人的建设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鲁迅、胡适、林语堂、丰子恺、朱自清……当看到这一列现代著名作家的名字时,我们的脑海中即刻浮现一系列个性极其鲜明的现代

中国人形象。鲁迅的沉重、深刻与灵魂拷问，胡适的轻松、宽容与温情相待，林语堂的性灵、洒脱与幽默，丰子恺的从容、优雅与仁爱，朱自清的恬淡、醇厚与执着，每一位都有着极大的人格魅力。他们的思想与文采，他们的为人与为文，他们无论是作为现代作家，还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都值得 21 世纪的中国人去解读，并在解读中找到前进的最佳方式。我们更期待读者在这一系列作家作品的阅读中，集众人之“精气神”，铸造崭新的现代人。

贾平凹、余光中、梁衡、李元洛、史铁生、鲍鹏山、夏坚勇、刘亮程……当看到这一系列当代作家的名字时，我们脑海中也即刻浮现一系列个性极其鲜明的现代中国人形象，他们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智慧人生、醇厚人生、诗性人生、思想人生，都有着极大的感染力。他们作为当代散文创作的大家、名家，其作品都达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高度，因此也值得人们去解读，并在解读中找到前行时必要的凭借。

本书系由东方出版中心、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有：《朝花夕拾——鲁迅散文精读》、《坟——鲁迅杂文精读》、《人生有何意义——胡适散文精读》、《秋天的况味——林语堂散文精读》、《艺术三昧——丰子恺散文精读》、《孤独地走向未来——贾平凹散文精读》、《湮没的辉煌》、《把栏杆拍遍》、《怅望千秋》、《宋词之旅》、《寂寞圣哲》、《古典幽梦》、《夹缝中的历史》、《穿越唐诗宋词》、《寻找灵魂的栖息地——朱自清散文精读》、《我来过，我爱过——余光中诗文精读》、《遥远的村庄——刘亮程散文精读》、《人人皆可为国王——梁衡散文精读》、《摇滚与写作——史铁生作品精读》等 20 余种。

黄荣华

2008 年 7 月 8 日

2014 年 5 月 21 日修订



师  
生  
推  
荐  
的  
N  
个  
理  
由

SHI SHENG TUI JIAN DE N GE LI YOU



史铁生迷恋于“心魂之境”——借助各种形而下的物象，自由出入于身形内外、天地之间，无碍于生死，无碍于顺生与逆生，无碍于无明与无明，无碍于宇宙之大与苍蝇之微……无碍于一切世间之爱恨情仇！

黄荣华

这是一种奇异的视角，是一个人的精神在肉体中觉醒后的茕茕孑立。“史铁生”是白昼上演的“人间戏剧”中的某一角色；“我”是在深夜、在人间戏剧暂歇时的自由心魄，于不安、躁动、怀疑中审视“史铁生”的种种表现。写作于他，就是“我”和“史铁生”的对话。

程靖媛

荒诞英雄乐意承担自己的命运，史铁生也正是通过写作不断地推石上山，通过对自身存在的一种叩问完成自我觉醒。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治愈，而在于带着伤痛、带着残疾活下去。这也是史铁生本人的“永恒轮回”，他的方生方死，他的向死而生。

周小璐

## 执拗的诚实或摇滚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黄荣华

人活在世上，免不了有一些虚伪，偶尔说一点言不由衷的话，做一点口是心非的事，都属于正常。

作家也是人，当然也免不了有时写一点谎话，哄哄读者，甚至哄哄自己，同样属于正常。

但读史铁生，竟发现他永远是一片赤诚，向你敞开着，不设防，不遮掩，让人想起李白的诗句：“明月直入，无心可猜。”

最简要的回答就是：为了不至于自杀。为什么要种田呢？为什么要做工吃饭呢？为了不至于饿死冻死。好了，写作就是为了不至于自杀。（《自问自答》）

无数的人谈写作的意义，有哪一人说得这样直白而简洁？是啊，没有写作，人能在苦难中坚韧地走下去吗？一代一代的写作者，在为自己寻找活下去的理由，也在为人类寻找生生不息的理由！

夏天拦牛可不轻闲，好草都长在田边，离庄稼很近。我们东奔西跑地吆喝着，骂着。破老汉骂牛就像骂人，爹、娘、八辈祖宗，骂得那么亲热。稍不留神，哪个狡猾的家伙就会偷吃了田苗。最讨厌的是破老汉喂的那头老黑牛，称得上是“老谋深算”。它能把野草和田苗分得一清二楚。它假装吃着田边的草，慢慢接近田苗，低着头，眼睛却溜着我。我看着它的时候，田苗离它再近它也不吃，一副廉洁奉公的样儿；我刚一回头，它就趁机啃倒一棵玉米或高粱，调头便



走。我识破了它的诡计，它再接近田苗时，假装不看它，等它确信无虞把舌头伸向禁区之际，我才大吼一声。老家伙趑趄地后退，既惊慌又愧悔，那样子倒有点可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看看，那人，那牛，那它，那“我”，那人牛斗法，清清楚楚，毫无阻碍，实在是朴实到家了，只能惊叹：表里俱澄澈！

第一，人生来只能注定是自己，人生来注定是活在无数他人中间并且是无法与他人彻底沟通。这意味着孤独。第二，人生来就有欲望，人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他欲望的能力，这是一个永恒的距离。这意味着痛苦。第三，人生来不想死，可是人生来就是在走向死，这就意味着恐惧。上帝用这三种东西来折磨我们。不过有可能我们理解错了，上帝原是要给我们三种获得欢乐的机会。（《自言自语》）

这样的文字，那孤独，那痛苦，那恐惧，那欢乐，一五一十，是什么就是什么，没有一丁点儿躲闪与矫饰，没有一丁点儿浮夸，实在是通透到底了，只能感慨：明明白白我的心！

史铁生为什么可以写得如此真诚？他在《我与地坛》中的说法或许可以作为一个答案：

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

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我与地坛》）

当一个人想明白了“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后，也就不会对死有什么恐惧了，也就一无所惧了。因此，也就不惧怕说真话了！因此，史铁生也就可以把自己想到的一切，和盘托给读者了。

史铁生的作品托给读者的主要有两大内容，即他所发现的生命的两种现象——“残疾”与“心魂”。前者是因自身残疾所引发的生命之思，后者则可看作是史铁生智性的生命之悟。

关于“残疾”，史铁生表达为“有形的残疾”与“无形的残疾”。有形的残疾是肉身的残疾，无形的残疾是心灵与精神的残疾。前者由少数人承担，后者由全人类承担。因此，残疾是人类一种最普通的疾痛，或者说是人类生存的普遍困境。如人类对身份或者说出身所拥有的如禀赋、长相、家庭、地域等的“在意”，就是一种高度残疾心理。这种心理几千年来一直是人类相互厮杀的重要原因。

关于“心魂”，史铁生表达为“隐潜于人类日常经验之外的隐秘的生命信息”。因为心魂这一“无边无际的陌生之域的存在”的发现与表达，史铁生的作品显示了异乎寻常的真诚；因为史铁生毫不顾及其他一切引诱（包括那些在引诱者或旁人看来是最忠诚最厚道的引诱）而动摇自己的写作方式，史铁生的作品显示了最“执拗”的诚实。

许多论者将史铁生往神性、哲理方面阐释，我以为并不妥帖。当然，如果把“日常性”看作神性，把“真诚的话”看作哲言，或许是有其理由的，但这有悖于“神性”与“哲理”的常识。史铁生只不过真诚地指出了人类生命的“日常性”的基本事实，说了大白话，说了大实话。

这恰如摇滚！

是的，恰如摇滚！



世界上还有哪种音乐方式能如摇滚那样每一个节拍都那样诚实地解读难以解读的生命秘密吗？

世界上还有哪种音乐方式能如摇滚那样每一声气息都那样诚实地表达自己最真切的生命感觉吗？

世界上还有哪种音乐方式能如摇滚那样每一样肢体语言都那样朴实无华而又光华灿烂地张扬不竭的生命活力吗？

所以史铁生一定会写《比如摇滚与写作》，一定会这样写：

你看那年轻的歌手吧，在河边，在路旁，在沸反盈天的广场，在烛光寂暗的酒吧，从夜晚一直唱到天明。歌声由惆怅到高亢，由枯疏到丰盈，由孤单而至张狂（但是得真诚）……终至于捶胸顿足，呼天抢地，扯断琴弦，击打麦克风（装出来的不算），熬红了眼睛，眼睛里是火焰，喊哑了喉咙，喉咙里是风暴，用五彩缤纷的羽毛模仿远古，然后用裸露的肉体标明现代（倘是装出来的，春风一眼就能识别），用傲慢然后用匍匐，用嚣叫然后用乞求，甚至用污秽和丑陋以示不甘寂寞，与众不同……直让你认出那是无奈，是一匹牢笼里的困兽（这肯定是装不出来的）！（《比如摇滚与写作》）

当读到《比如摇滚与写作》时，我感觉自己真的理解史铁生了。

“一匹牢笼里的困兽”！

史铁生是！

你是！

我是！

他是！

还有谁不是？！

我在想，史铁生发现人类这一秘密时，他一定疯狂如一名摇滚歌手——“捶胸顿足，呼天抢地，扯断琴弦，击打麦克风”，“眼睛里是火焰”，“喉咙里是风暴”。

所以史铁生迷恋于“心魂之域”——借助各种形而下的物象，自由出入于身形内外、天地之间，无碍于生死，无碍于顺生与逆生，无碍于无明与无无明，无碍于宇宙之大与苍蝇之微，因此，无碍于苦乐，无碍于祸福，无碍于穷达，无碍于雅俗……无碍于一切世间之爱恨情仇！

摇滚只能产生于20世纪。摇滚的产生，使得音乐的本质意义获得了最本质的表现！

史铁生只能产生于20世纪。史铁生的产生，使得文学的诚实获得了最诚实的表现！

或许是史铁生感觉到他发现的大白话、大实话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说完，所以他将自己本该早就“死去的生命”又拖了二十多年才放手，从三十多岁拽到六十岁。

史铁生，真是死生之铁哥儿们！



## 愿与你一同笑看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程靖媛

我读史铁生，也是始自两篇忆母的文章，那应是学生们绕不过的两支悠悠长河。文章朴实、干净而蕴藉，仿佛浑厚的男低音在沉沉倾诉，不急不缓。不久后，我发现了史铁生的地坛，一个有神性的地方——落日在深稳地沉降，“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紧接着，我捧起史铁生在病中、在一次次昏迷的间隙写下的文字，体味那些“碎笔”背后的一种近似宏大的完整……

我开始为史铁生寻找一个比“史铁生”更加亲近的称呼。一般的尊称是“先生”，但觉着太遥远，而且我猜想史铁生应该也不愿被称为“先生”，因为他曾说自己仅仅算一个写作者，与任何“学”都不沾边。他无不幽默地写道：“左右苍茫时，总也得有条路走，这路又不能再用腿去蹚，便用笔去找。”我总是想象他是怎样微笑着说出这话，面色是怎样的安宁。他写作最初是为活着，既是为生存必须的衣食，又是为超越一般生物而达到人之为人的精神标准，继而，他看见了价值，看见了虚荣，最终看见荒诞，于是他开始为了写作而活着，以文字来贡献他自己的迷途。

所以，如果不算冒犯，我想就叫他“大哥”吧。

铁生大哥二十一岁时，轮椅便先于爱情滚入了他的生活。他不是没想过死，《秋天的怀念》中他是那样歇斯底里。九年后，他患急性肾损伤，自此长久卧病，生命的最后十年仅靠“透析”支撑。“此病未去彼病又来，成群结对好像都相中我这身体是一处乐园。”曾有记者问他，“你对你的病是什么态度？”他想了许久，说道：“敬重。”他敬重此病，敬重彼病，就像敬重一个又一个九段高手，实力的悬殊逼迫着他亦强大着他——痛苦愈深，他对自己、对残疾、对命运、对黑夜看得愈透。

相比之下，世上多数人都是迟钝的。他们安居于舒适的“信仰”之中，有体面的工作甚至职位，有安稳的家庭。他们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认可了自己的存在，自此便生活在安全的暗处。而总有少数人要被苦难裹挟到安全之外，裸露在不安的明亮之中，因而，在多数人的观察逐渐粗糙之时，那少数人的观察却愈发敏锐。

铁生大哥，就是这样一位敏锐的观察者，他的全部活动都是在“看”——迷惘地看，痛苦地看，孤独地看，专注地看，释然地看，执着地看，洞然地看。他病时看，写时看，昼看，夜看。

他看自己。这时候，他和自己的关系十分微妙，他往往用五个字点出——“我和史铁生”。这是一种奇异的视角，是一个人的精神在肉体中觉醒后的茕茕孑立。“史铁生”是在白昼上演的“人间戏剧”中的某一角色，受着时间、习惯甚至语言的限制；“我”是在深夜、在人间戏剧暂歇时的自由心魄，于不安、躁动、怀疑中审视“史铁生”的种种表现。“史铁生”表现荒诞，而“我”发现荒诞。写作于他，就是“我”和“史铁生”的对话——“这几十年我们就是这么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过来的，要不然这日子可真没过去。”这样坦诚的对话必在孤独中进行，因而这对话是一种真正的勇敢。

他看残疾与爱情。他从未因自己身体的变故而拒绝摇滚，肉体被困但精神仍在不息呐喊。他呼唤爱情，呼唤所有活在爱情之外的人的爱情。他透过自身的残疾竟看见残疾的无处不在，看见人人皆受着肉身给予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围限甚至精神的阻障，因而残疾是生命的必然。而爱情，“爱情是梦想，是对美满的期盼，是冲破边与限的可能”，因而，爱情能补救残缺。他将残疾与爱情视为上帝为人性写下的最本质的两条密码，相生但绝不相克——“上帝正是要以残疾的人来强调人的残疾，强调人的迷途和危境，强调爱的必须与神圣。”

他看命运。他曾将命运比作人间戏剧——“这一出人间戏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你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随意调换。”他不仅认定角色存在的必然，更释然于上帝对自己的角色安排。世间有太多苦难在悄然运行，撞上的人自怨自艾，躲过的人胆战心惊，何不将承担苦难看作一





种生命的责任？他看到了艰难和困惑就是生命本身，因而，他镇静。

.....

铁生大哥看得动情，也谦卑。我想这份谦卑与地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说：“古园（地坛）寂静，你甚至能感到神明在傲慢地看着你，以风的穿流，以云的变换，以野草和老树的轻响，以天高地远和时间的均匀与漫长……”地坛仿佛是他的一处故乡，他在此处看见的人事、生发的情思在有意无意间塑造了他的视角，因而，当他日后再见到面目全非的地坛，他会说：“地坛在我。”读完他的其余作品后，再回首那篇《我与地坛》，遂感觉到一种沉甸甸的重量，尤其是读着“园神成年累月地对我说，‘孩子，这不是别的，这是你的罪孽和福祉’。”联想到他多年后说的那句——“其实上帝对史铁生和我并没有做错什么。”不由得感到一种美与悲壮。

铁生大哥看得辛苦，也幽默。我想这份幽默不仅是自嘲，譬如他自称是“资深病人”，更是一种坦然。往往读至某处，前言正使我内心沉重，而后语却刹那令我释怀，仿佛受难的人是我，而铁生大哥赶来好心安慰。因而，很多时候我读着读着会感觉到他忽然笑了起来，常也引得我笑起来。

铁生大哥曾写过一个浪漫而动人的隐喻——“浪是水，浪消失了，水还在。浪是水的形式，水的消息，是水的欲望和表达。浪活着，是水，浪死了，还是水。水是浪的根据，浪的归宿，水是浪的无穷和永恒。”这隐喻里满溢着力量。他说这水是宇宙不息的欲望，是一个歌舞被炼为永恒，而浪，是无数人间的姓名。我试图感知，继而陶醉。那人世间不断涌起落下的歌舞声的喧腾重叠交汇，形成宏大而延绵的背景。生死界限模糊，死于是名正言顺地作为“节日”降临，庆祝一场盛大的回归与重生。

这是铁生大哥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消息，是他作为“大哥”给他的弟妹们最好的关照。

大哥曾在一首诗中写道：“我一直要活到我能够/历数前生，你能够/与我一同笑看。”

真愿我能与你一同笑看。

我会尽力与你一同笑看。